

SHANGQUANNU

商



女

德宏民族出版社

甘龙龙 著

感性的office女孩情感生活写真
都市男女危情游戏索性玩到底

商圈女



總宏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圈女 / 甘龙龙 著 — 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 2003.4

ISBN 7-80525-734-5

I. 商… II. 甘… III. 女孩 闯荡 商海 IV. I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665 号

书 名：商圈女

作 者：甘龙龙 著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思继春
社 址	潞西市青年路 1 号	责任校对	番绍琼
邮 编	678400	封面设计	刘梁伟
电 话	0692-2124877	印 刷	四川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大 32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1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
字 数	230 千	印 数	1-10000

ISBN 7-80525-734-5/I·198 定 价 19.00 元

序

一幅新的写字间浮世绘

流 苏

流淌在高档写字间的情感暗流，名车豪宅间的暧昧故事，白领丽人迷人的微笑背后是商战的风云变幻和都市丛林里情感的迷失……这是一幅新的写字间浮世绘吗？它用的是什么纸张？在充满立体感的色彩雕琢中却透着磅礴的写意，而且，哪里来的那些精细又诗意的晕染？

匕首般插入云霄的高档写字间，流淌在女人身上和发髻边的神秘香气，闪烁着魅惑的光芒的珠宝首饰，狂野的未被驯服的青春年华，游走到世界的边缘的那些寻找爱情的心灵……，我们听到北京这座国际大都市在午夜的心跳，看见欲望的玫瑰是如何地盛开和凋零，感觉到爱的唇在风中疯狂地燃烧；而绝望与悲伤就像一杯破碎的红酒洒满黎明的桌布。

《商圈女》是一本独特的小说，它所呈现的生活场景的近距离感、情感心态的现实性，都使它成为一部可圈可点的小说，其中的从 office 视角延伸出来的外延广阔的商业背景的描绘，更是体现出丰富的和耐人寻味的人生况味与思索。

《商圈女》提供的是流畅简洁的文本，着墨人性的同时，深入却又似不经意；探问命运的同时，激荡却不失冷静；勾勒商业的同时，斑斓却不无反叛的新意；而对于另类生活的状摹，既感性又冷峻。

如果商圈算是个圈儿，我们会发现，人人在不知不觉地圈住自己也圈住别人。人人在这个圈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一個圈跳进另一个圈，从一个圈螺旋般重复另一个圈。商圈囿囿地圈住了两家是竞争对手的公司，圈住了野心勃勃的中国版青年于连的心和一个另类得难以捉摸的女设计师的心……

商圈在这里变成了一条婀娜地缠绕在一个南方女子腰身间的裙子，变成了一次次华贵的公关派对，闪烁的眼神，不动声色的面具；商圈的向心力还会挟裹进雪一样纯洁的爱，玫瑰一般的芬芳，不可阻挡的内心的欲望及来自异国他乡的浪漫与温情……

从这个夜晚出发，立体音响中缭绕着丝绸一般光滑的略带沙哑的女声，在辗转中一幕引人入胜的好戏开场了……

目录

黑夜白天	/001
难缠的案子	/022
星光无法抵达之夜	/049
边缘职业	/075
钻石天光灿烂	/102
简直就是爱情游戏	/129
不会无动于衷	/148
玛丽亚和玫瑰花	/170
初恋情人	/195
暴雨之夜	/207
眼睛瞪着暗中心跳	/231
不平等的生意	/256
雪地	/279
不经意的歌在飘	/304
尾声	/327

黑夜白天

这个城市的秋季是广为人称颂的迷人季节。入夜，三环路彩灯的彩灯像一串拴在城市颈脖上的项链，晶莹剔透。远远望去，宛如一个美侖绝伦的美妇。一辆奔驰车，通体黑亮地在三环路上疾行，像是飞窜在美妇项间的虫子。

虫子到一处立交桥东拐而去，驶入一片居民小区模样的地方。车停稳后，汽车前座的皮椅上坐着的女孩，拢拢满头乌发。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疲倦，黑黑的眼珠茫然地瞅着四周的楼房。

现在，大约是凌晨两三点钟吧，还没养成过夜生活习惯的人们的窗内几乎一片漆黑。女孩问：“这是什么地方，比尔？”

驾驶座上高瘦的美国人长着淡褐色的睫毛和淡蓝色的眼珠，他笑咪咪地调小车内音乐的音量。席琳狄翁的歌声化成淡淡的背景，显得更有磁性。比尔那只青筋暴露的手放在了女孩穿着裙装的腿上。

麻毛质地的裙子短短的，女孩看着自己被灰色丝袜绷得紧紧的膝盖，皱皱眉头，挪动双腿，躲避那只毛茸茸的手。

“比尔，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这一次，女孩用的是英语，纽约口音，声音也变得尖利。

比尔涨得通红的脸蓦地盖到她的脸上乱吻起来。女孩已经无法看清比尔脸上那些丑陋的雀斑了。他的嘴贪婪地堵住女孩的口鼻，几乎让女孩背过气去，嘴里嘟嘟囔囔地说：“Dear, I love you! oh, Baby!”一只手已顺势伸入了她只有三颗纽扣，一只纽扣尚未扣的西装外套里。那里面，一件薄薄的低领裙装紧紧地裹着她饱满的躯体。

这声音像针一样刺痛女孩的耳膜，女孩后悔自己不该穿那些流行时装杂志上介绍的最新穿法，一股酸水从胃里翻腾出来，顺着她紧咬的牙关冲出。

比尔一惊。

趁比尔松开，女孩从座位前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叠纸巾拼命地擦嘴和脸。

“你不舒服吗，露西？”比尔有些愕然。

露西急红双颊：“混蛋！你再这样，我就叫警察了！”

比尔狡黠地笑笑：“警察？宝贝，这里不会有警察的，你想让他们统统知道你是DDC的非法雇员吗？我懂中国的法律。露西，求求你，为什么我们不试试呢？一定是个美好的开始。”

“试试？”露西故作不懂地问比尔，一只手稍稍用力去推车门。车门被牢牢地锁上了。

“对！就在车里。这里很安全！”比尔重新凑过来，抱着她的腰肢。露西拼命抗拒着那双像铁钳一样钳着自己的手。那双手还是越来越紧，像是要把她的肋骨捏断。“比尔！比尔！别这样！求求你！你再这样我就要喊了！”

“别这样！别这样！我想要你，从第一天见到你时我就想要你！”比尔开始解皮带，“宝贝，会很好的，我不会骗你！”

“给我两分钟时间——太，太突然了。对不起，比尔，给我点儿时间准备好了吗？”情急之下，露西恳求。

比尔不理睬露西的央求，一口一声甜心、宝贝地呻吟着，像只发情的困兽，领带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松开，歪歪扭扭地搭在他的背后。

露西羞愤交加，只好先任他欺侮自己。她感觉自己被挤在椅背上，已经快变成一张肉饼了。比尔的眼白里布满充血的红丝。看着这双眼睛，兽一样的眼睛，她懊悔平时对他太好。她眼睛搜寻着车内能不能找到什么救援物品，正好比尔把她的头移了一个方向，她瞥见车的后座。

露西开始配合比尔的动作，她在脑子里极力搜寻平时看的那些英语片的台词：“比尔！比尔！亲爱的！”她忍住恶心，“比尔！比尔，你真棒！”比尔动作渐渐温柔起来，也有了一点点平时公司里常有的绅士影子。“比尔！比尔！这里太窄，我们到后面去吧！”

比尔喃喃地：“对，对，到后面！”他一面搂着露西，一面去抓遥控器。车门一响，露西用力推开比尔，冲出车外。

“你这个混蛋，见你的鬼去吧！下地狱去吧！”她慌慌忙忙地骂着，就近冲进了一个单元，直奔上楼。比尔沮丧地提着自己的裤子，追出车外，大喊着：“露西！露西！”他跑进楼梯口，一阵夜风吹来，使他打了个冷颤。他看着黑洞洞的防盗门，意识到自己已经冲进了居民楼，便悻悻地返回车上。

等了半个多小时，比尔终于把车开走。露西站在六楼与七梯楼梯之间，看车消失，又等了很久，才摸黑下楼，消失在夜色中。

比尔倦意十足地开着车，打着哈欠和酒隔，嘴里咕噜着一句他新近学会的中国俚语：“他妈的！煮熟的鸭子飞了！他妈的！煮熟的鸭子飞了！”

这样说了很多遍，他觉得不过瘾，就改成他的母语国骂



了。

亚运村一带的小型公寓里。

银丫躺在柔软的床上睁开眼睛。每次她睁眼,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副优雅的白牡丹图案的窗帘。

晨光流水一样泻到房间里,淡紫色的墙纸图案也显得分外清新柔和。她蓬蓬松松的褐色卷发,像花一样散开在米黄色的枕套上。被窝里暖融融的,她充满眷恋地享受着这醒来时的温暖与适意。

银丫打了个喷嚏,侧身去看枕头另一端睡着的那个男人。男人还在沉睡,他的脸、他的皮肤都是健康的,古铜色,闪烁着阳光的气息,仿佛刚从热带的海滩沐浴归来,露在雪白的被子外的一截胳膊,显示出他无懈可击又恰到好处的肌肉。这样的肌肉,通常在中国男人的身上少见。银丫暗想。

他的脸部轮廓也极其完美:适中的鼻子,轮廓分明的脸线,棱角分明的嘴唇。他的眼睛现在闭着,银丫知道,只要这双眼皮一抬,对于一个女人而言,她们就看到了世界上最完美的情人偶像了。她深信,无论哪一类女人,只要遇到这样一副躯壳,都会一往情深。

她掀开被角,静悄悄地让自己的光脚触到柔软的地毯上。慢慢走到梳妆镜前。一个1.68米左右的,体态丰腴线条柔和的女人披散头发,赤身裸体地同她对视。

银丫像欣赏陌生人一样,审视镜中的美人。早些年,她在艺术学院读书时,她就这样一丝不挂地站在她的指导老师面前。老师每次凝视着她身体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夸她天生就是一幅油画。

她静静地看着这幅油画,发现腹部似乎比以前凸出些了,



等了半个多小时，比尔终于把车开走。露西站在六楼与七楼楼梯之间，看车消失，又等了很久，才摸黑下楼，消失在夜色中。

而乳房也略略有些下垂。她用手轻轻托着一对乳房向上运动，仿佛这两个尤物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而是一件身外之物，一对她的宠物。她发了半晌愣，从凌乱的梳妆台上捡起一只口红来到床边，轻轻地在熟睡的男人身上写字：“银丫到此一游。”字迹歪歪扭扭，快写完时，那个男人动了动，似乎微微睁了下眼，又睡去。

银丫罩上一件睡衣，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客厅里一片狼藉，烟灰缸里插满烟头，空气里也弥漫着烟味儿。昨晚在这里，银丫巧妙地避免了三个男人危险的冲突。一个是建筑公司的老板，一个是新认识的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还有一个就是安美迪市场调查公司的副总——现在躺在她床头的美男冼俊雄。

她圆熟而又稳健地同他们纷纷谈了“公事”，留下了冼俊雄。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同他联系了。有时，同别的男人在一起，缺少感觉时，她就在脑子里遥想他。

她很清楚自己对冼俊雄，有一种肉体上的眷恋。这有点儿像自幼就偏爱的小笼汤包，如果定期不去叫一笼来，在味觉上总有一种缺憾。

她愉快地看着硝烟过后的战场，转身去敲另一扇门：“阿曦，阿曦，开门！”

卢曦经过昨夜与比尔的一番肉搏，有些惊魂未定，一宿噩梦不断。此刻，噩梦被银丫的叫声打断。她和银丫两年前在一家公司是同事。那时，银丫刚毕业，做服装设计师，而卢曦凭着四年本科训练出来的一口流利英语，做服装公司的文秘。后来，服装公司倒闭了，银丫和卢曦却成了朋友，并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交往。



银丫和卢曦是两个类型。银丫敢说敢干，作风泼辣，又有点疯疯颠颠的。卢曦从外表上看，是有些娇弱，甚至腼腆，仿佛随时都需要有人来保护她。卢曦的美，在银丫看来，是如此特殊。这个与她同龄的女孩身上有一种神秘的特质，心直口快的银丫有点捉摸不透。有时候，除非卢曦自己讲出来，否则，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怎么回事嘛，三更半夜的跑来，害得我一夜都没睡好。”银丫一屁股坐在床上。

卢曦穿着蕾丝边的胸罩，倚在一只肥肥大大的枕头上，脸色看起来憔悴不堪。“没什么，我不想去上班了。”

“不上班，也没有必要那么晚来通知我呀！”银丫说，“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偷了人家的东西？”卢曦夜里来的时候，准确地说应该是凌晨跑来的时候，见了银丫只是说：“对不起，给我找个地方吧，睡客厅都行。”当时银丫追问了两句，因为卧室里还有洗俊雄，只好重色轻友，先让她在另一间卧房里睡。

银丫一番追问，卢曦终于说出原委，银丫叹口气：“我还以为什么事呢，大惊小怪的。有个老外追你，又是你的老板，有什么不好？哼，要是我呀，索性将计就计。”

卢曦的头发乱绞着挂满头，表情愣愣地：“你不知道，他那种人让人产生生理上的反感。”

银丫笑笑：“什么生理上的反感，我看你是有心理障碍吧。老外有什么不好？我认识的老外都比中国人能干。”

卢曦撇撇嘴，不说话。

银丫看着她，兴致勃勃地问：“那老外什么时候开始追你的？还在车里，真够浪漫的啊！”

卢曦说：“什么时候你要是见到他，就不会这么说了。”

银丫仍然笑着：“不一定吧。个人口味不一样嘛，没准我喜

欢。”

“喜欢？”卢曦的眼前浮现着比尔布满雀斑的尖脸，“喜欢口臭还是狐臭？”。

银丫知道，只要卢曦出奇不意地说出这种狠巴巴的话来的时候，就说明她心里已经有主意了。银丫道：“口臭、狐臭我统统喜欢！”

两个女孩倒在床上夸张地大笑起来。

“你最近怎么样？”卢曦问。

“老样子呗。昨天才险呢。呶——”银丫朝门外努努嘴，“这个是我收的处男。想当初，什么都不会，现在是口味越来越高。还想翻身做我的教父，美死他了。蛮帅的啊，你要喜欢，借给你用用。”

“我才不要呢！”卢曦说。

“别那么痴情了，还在想你那个青梅竹马呀？深圳那边那么乱，肯定早染上艾滋了。”银丫说。

“你才应该染上艾滋呢！”卢曦说。

银丫伸展双臂，做了个优美的舞蹈动作：“我不怕，染上艾滋我也够本了，肯定有大帮陪客，陪我到阴间去作乐。唉，你这个美国佬，要是真的不喜欢，介绍给我嘛，我真的不怕艾滋哟！”

卢曦说：“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去上班了。”

“这么便宜就饶了他？”银丫仍然不甘心，“我要是有你那种外语水平，早就——唉，那个美国佬会不会中文呀？”

“不会。”卢曦干脆脆地回答，结束了银丫的纠缠。

比尔是DDC电子传播公司驻京总代表，早年在台湾留学学得一口比较地道的中文。卢曦当初以一个文秘的经历，能被选入这家网络公司，从一个根本不懂电脑网络知识的门外汉，变



得能胜任市场代表工作，其中不无比尔对她额外关照的因素。只是，两个人间隔着那一层纸，当时两个人谁也没去捅破。卢曦甚至是有意无意地在利用着这种关系。她也清楚，事态并不会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进行下去。她甚至天真地想，总有一天，她会找一个机会，说服比尔，甚至期望比尔能与她建立一种平和的、超越一般友谊与爱情的关系。

她没想到，比尔，这个平时在她面前竭力维持着绅士风范的人，竟会事先策划好一个圈套，急不可待地逼她就范。昨晚，比尔先是带她参加客户谈判，说要晚点，后来又让客户改约到一个酒吧，两人在酒吧等了很晚，比尔又说客户临时悔约，坚持要送她回宿舍——那宿舍，也是比尔恩宠的一部分，以公司的名义替她租的。比尔曾经有几次送她回去后，都想赖着不走。结果，比尔把她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要告他。”卢曦一想到昨晚所受的屈辱，忍不住咬牙切齿。

“别傻了，你自己就是个黑户，还想告人家？看来只有你姐姐帮你施施美人计——”卢曦是外地的大学生，毕业后拒分，自己跑到北京打工的，她的所有关系均在外地，又从未按照政府有关规定办过相应手续。因此，她跟DDC公司连合同都没有签过，根本不受法律保护。

“谁要施美人计呀？”卧室门被推开，冼俊雄下身围着条灰绿条子浴巾，身上挂着些湿漉漉的水珠进来。

卢曦和冼俊雄彼此看见对方时心里都轻轻一惊。

冼俊雄的眼里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女孩，露着雪白的肩膀，穿着雅气的胸罩，一头长发从她椭圆形的脸庞瀑布样披散下来。由于头发很凌乱，配合着她修长的双目及冷静的神

态,平添几许诱惑和楚楚动人。

洗俊雄的目光不知是停留在她的脸上还是她的胸前。卢曦一时忘却了害羞,她感到自己被一片异样的光芒笼罩住了。她的四肢有些发紧,头也有些晕,像是被一股隐秘的电击中。她竭力稳定着自己被突然一击后的失态。

银丫冲着洗俊雄笑笑:“阿雄,讨厌死啦,这个鬼样子!”

洗俊雄瞅一眼已把被子拥在肩上的卢曦,不好意思地笑道:“对不起,我以为你的客人已经走了呢。”

银丫一边骂着一边推洗俊雄出去:“快穿好衣服,穿好衣服,死样子!”她看着卢曦穿衣服:“怎么样?够帅吧?就是心肠太坏,要不我还真的可以考虑嫁给他呢!”

卢曦闻到自己的衣服上的酸气,昨夜的气息,她厌恶地皱眉头:“银丫,给我找套衣服好吗?我的衣服有点儿脏。”

卢曦穿着银丫的一件黑色紧身羊毛连衣裙来到客厅里,发现洗俊雄已经西装革履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穿着深色法兰绒西装,里面的衬衫是浅米黄色的,配搭得十分好看。卢曦并不知道,这样的装扮是银丫一番审美的结果,她冲洗俊雄微微一笑。

洗俊雄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立即闪耀着热情回应:“卢小姐在哪里高就啊?”

“叫我的英文名字露西好了。”卢曦不知为什么,愿意让眼前这个男人叫自己的英文名字。

“露西,我请你和银丫去喝早茶好不好?”洗俊雄彬彬有礼地邀请。

银丫奔回卧室,用化妆品在本来就很美的脸上搞了半天,洗俊雄和卢曦坐在沙发上,等她在自己的脸上追求完美的最后结果。